

一本未来学著作引发的争议

——对话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

■本报记者 胡珺琦

不久前,美国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的团队训练的一种神经网络,在任天堂的一款游戏中击败了职业玩家。在近来的一系列与AI的比拼中,人类陷入了节节败退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个节点,凭《人类简史》一书火遍全球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推出了他的新作《未来简史》。在书中,他以极其宏大的视野,整合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潮流,最后,预言人类将利用人工智能从智人进化成神人,再次点燃了舆论。

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畅销国外,它的中译本在上市一个月后就突破了100万本,成为国内开年的第一部现象级作品。

然而,与它的畅销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专业人士的质疑。历史学家拒绝评论这样的作品,因为它完全抛弃了传统历史学研究和叙述的方法;科学家更是对此表示不屑,因为它压根没有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这些科学问题展开具体的论证。

关于《未来简史》引发的争议,有多少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科学报》:这种横跨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但放弃了严谨的论证过程,只强调其论点,是否存在其合理性?

江晓原:在赫拉利的前一本著作《人类简史》中,他把全人类当作了人类学的研究样本,而不是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归为文化人类学范畴。而《未来简史》的视野进一步超越了《人类简史》,它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纳入到一个更宏大的以“算法”为支撑的理论框架中,试图使预测的结果可以自圆其说。这个理论框架是赫拉利自己构建的,论断必然带有武断性。

准确地说,这本著作应该属于未来学作品。未来学是借助各门学科的知识对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的学科,它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但是,它不属于严谨的科学。如果说科幻是用一种文学的形式来想象未来,未来学就是用学术的形式来陈述科幻。后者通常试图和虚构划清界限,因此也对这门学科有所约束。

中国读者近年最熟悉的未来学家就是《奇点临近》的作者库兹韦尔。事实上,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的预测与库兹韦尔并无差别,都是设想技术最终会掌控人类。不同的是,他有极为独特的视野和论证逻辑。这样的作品可以激起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启迪人们思考,这就足够了,不必太较真。

●《中国科学报》:《经济学人》评价说这样的作品倾向于用科学来标榜自己,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词汇,但却没有严肃地对这些话题进行展开。作者只是一个历史学家,而非科学家,是否意味

着他的质疑和结论全然站不住脚,甚至根本不值一提?

江晓原:这种思维逻辑非常荒谬。人们质疑某种风险行为时,着眼于这种行为的后果就够了,并不需要掌握实施这种行为的每个技术细节。即便不懂人工智能,也可以合理质疑它。况且像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也要警惕人工智能又怎么解释呢?

如果从事这项技术的人要为这项技术的合理性辩护,正确的做法是找到那些质疑中错误的部分,进行驳斥,而不是首先反过来否定质疑者的资格。

这里存在一种被人忽视的悖论。凭什么不懂技术的人质疑技术,需要资格,而更多不懂技术却赞同技术的人就不需要资格呢?

人工智能绝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一个应用这么简单,它给人类带来的变革是非常深远的。到那时,科学家不得不去思考科学和社会及人类的关系,而且需要科学圈以外的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哲学家一起来思考这对关系,这不是科学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减小这项技术不良后果的发生。所以,他们之间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谈论资格。

●《中国科学报》:对《未来简史》所预言的黑暗的未来,比如,87%的人类将会被机器所取代成为无用的阶层,有人对此抱有乐观的理解——这样的生活意味着,人类将全面进入休闲娱乐的社会,预示着人类的解放,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们相对匮乏的精神世界。

江晓原: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但事实上,这种“理想”生活根本就不可

能实现。

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量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会率先被机器取代,他们根本等不到“理想”生活的到来。贫富差距会被迅速拉大,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试问,在我们现有的政治经济智慧中,什么时候可以容忍高失业率的发生。

随着技术的发展,被机器代替的职业越来越多。它取代的不仅仅是职业,也是一项技能和能力。就算有人可以进入一种舒适的环境,而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类这个群体就会在智能和体能上急剧衰退,最终沦为“一群寄生虫”。

实际上,我们甚至不需要担忧人工智能会学坏或者是失控;不需要工作了,将会消解我们生存的意义,这才是问题所在。

●《中国科学报》:深入未来学思考的方向,常常会让人产生比以往更大的困惑和不知所措。在这种宏大的视野下,我们最该着眼于什么问题?

江晓原:需要澄清的是,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未来。未来学对未来的预测,本质上与科幻并无不同,差别只在表达的方式。

既然如此,预测未来是不是就多了多此一举呢?当然不是。预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促使我们思考,人类还有哪些选择。事实上,如果我们通过选择选择更好的办法,让预测结果无法实现,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历史发展往往还存在这样一种规律,当我们做出某种预测的时候,人类的行为就会出现扰动,导致那些预测的参数本身发生变化,结果就朝着与预测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不必为此过分悲观。当更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改变也许已经在发生了。

文化微议

自媒体阅读量增速放缓

近日,腾讯发布的《2017 自媒体趋势报告》显示,阅读量增长趋缓是近八成自媒体遇到的瓶颈,用户数量大幅增加的机会越来越少。针对内容消费者的调查则发现,近八成智能手机用户高频关注或者置顶的微信公众号不超过5个。

2016年,短视频持续爆发,成为新的“流量担当”。调查显示,短视频的热度还会持续,因为近五成自媒体表示会在内容中加入更多短视频。

报告显示,广告依旧是自媒体当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具体到未来重点考虑的盈利模式,除了59.8%的自媒体以平台广告为主之外,变现方向的侧重点分别集中在电商、原生广告和付费服务。

点评:盲目跟风,内容鱼龙混杂,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众多自媒体必然是昙花一现。然而在这样的喧嚣和“搏杀”后,最终结果会是因内容而胜出吗?

曹文轩作品首次搬上戏剧舞台

根据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作家曹文轩的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改编的同名戏剧作品,将作为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大戏,于2017年7月7日首演。这也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次将曹文轩的作品搬上舞台。

该作品讲述了乡村少年明子因生活所迫随木匠师傅和师兄外出务工。在城市这一特殊的背景下的艰难成长与精神坚守。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说:“尽管由于教学体制和学业压力,目前存在市场主体偏重低幼的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少年观众。”

曹文轩坦言,“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少年文学也不在儿童文学的主流创作里,但是现在中国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很多是少年写作的”,其可观的作品销售量也恰恰证明了少年读者对文学艺术的渴求。他赞同该剧的受众年龄可以放开,同时不轻易放弃小学高年级观众。

点评:曹文轩作品在国内畅销了多年,现在才首次搬上舞台,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这一现状仅仅是“市场主体偏重低幼”造成的吗?其中缘由令人反思。

十年旧戏复播引热议

近日,国产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开播十年后再度于网络视频上线,这部旧戏的复播,不但引发观看热潮,更引来各方热议。

《大明王朝1566》围绕嘉靖皇帝与海瑞之间的矛盾冲突讲述明代的一段历史故事,编导由称得上国产正剧“王牌组合”的刘和平与张黎分别担任,演员阵容包括陈宝国、黄志忠、王庆祥、倪大红等实力派演员。

这部剧于2007年1月8日在湖南卫视首播,但当时并未在普通观众间引发太多关注。然而随后10年间,该剧的口碑在网络上悄悄滋长,逐渐聚集起一批忠实粉丝,发酵成一部“不在江湖,只闻传说”的神剧。近来,其潜在聚集的热度进一步显现,业内人士与固有粉丝的推荐令这部豆瓣评分达到9.5的旧剧再度引发较为普遍的关注,甚至被誉为“国产电视剧不可逾越的高峰”。

2月13日,《大明王朝1566》在首播10年后再度与观众见面,上线仅一天,播放量就已突破400万,一周累计播放量超过3000万。

点评:原本优秀的经典剧重播也不会受到如此关注,但在对比当下那些古装剧后,才发现这样的正剧多么难得,又是如此适合人们的正常心理承受。

招生加考古诗词作画遭遇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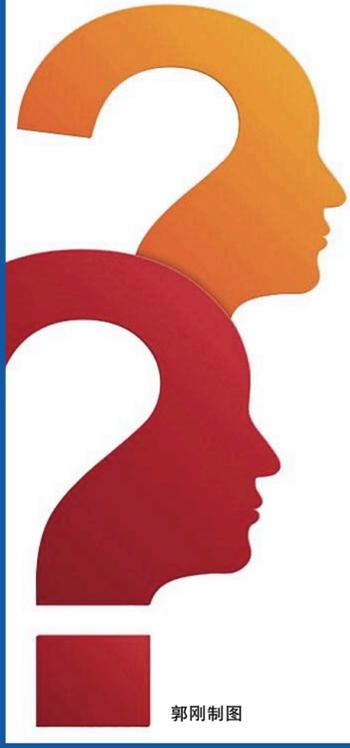
随着艺考的拉开,各个美术学院也开始了招生。不过今年在网上最受考生“诟病”的还是中国美术学院系的考题——要求考生根据一首古诗来画一幅画。面对突如其来的“古风”,很多考生不知所措,没有发挥好。不过也有人反问,画中国画的人,不读古诗,还能怎么办?

中国美术学院系本科招生的这道考题是,根据唐代诗人刘长卿的名作《寻南溪常道士》的意境来画一幅国画。很多考生立刻傻眼了。有的考生说连诗都没有读懂,胡乱涂了几笔交卷,恐怕是难以录取了,他们对此表示抗议。但国画家们认为,国画系招生考古诗,这一点也不过分。

据了解,过去中国美术学院招收国画专业的学生,考的还是西洋绘画那一套。先是考画静物或石膏模型,再后来有了真人模特,就画真人模特。很多考生就是按这个思路备考,结果此次只能惊慌失措了。

对于这一问题,之前就有一些名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因为美院招生,国画系的分数总是相对低,一些考生于是退而求其次,考了国画系。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虽然进了国画系,名为国画学生,其实这些学生的基本功还是西画那一套,画素描,画水彩画在行,却没有几个真正有国画功底。老师必须从零开始,教他们怎样拿毛笔。连画国画都不会,更不要说会古诗了。

点评:国画系的学生需要懂古诗词,的确无可厚非。可这样的道理并不适合不知情的考生。如果不想从零开始教学生,那招生简单上要明白白地写清楚,且从一开始就严格招生,宁缺毋滥。(栏目主持:喜平)



郭刚制图

看电影

我的奥斯卡最佳

朱音



今年的奥斯卡乌龙事件持续占据着热搜,再加上颁奖之前,国内影评界针对夺冠最大热门《爱乐之城》的争议风波,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真正关心2016最后一个颁奖典礼上的好电影。最佳影片的获奖作品是哪部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笔者只想推荐自己认为的足够打动人心的作品。

最佳之一:《血战钢锯岭》

这部影片改编自二战上等兵军医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实经历。他因为自己的信仰拒绝携带武器上战场,并在冲绳岛战役中赤手空拳救下了75位战友。

冲绳岛战役是二战太平洋战争中黑暗、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日本方面共有超过10万名士兵战死或被俘虏,美军遭受的人员伤亡也超过8万人。影片里的每一个战争场面都是摄制组实拍!在这个特效为王的电影市场,没有比血战钢锯岭更真实的人间炼狱。

一部优秀的战争片,不会美化战场,不会粉饰死亡,矮化敌人,无视常识,更不会宣扬战争。

导演梅尔·吉布森透过戴斯蒙德·道斯坚守的信仰,试图阐述的是,在生死存亡的时刻,难得的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选择不做什么!更让普通人沉默无言的是,在戴斯蒙德·道斯的那个选择里,没有自我!

最佳之二:《海边的曼彻斯特》

如果你多少听过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因为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卡西·阿弗莱克,他实在是太默默无闻的演员,《海边的曼彻斯特》也和卡西一样,非常低调。

这就是一部家庭剧。勤杂工李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接到哥哥去世的消息时被迫回到家乡,作为监护人照顾失去父亲的侄子。而他过去所隐藏的悲痛也因此不得不慢慢地呈现出来。

这部会让你陷入一种持续的但不算太浓烈的悲伤之中的电影,后劲真的很大。从小,我们听到、看到的故事里,都在教育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困境,即便有的人其实真的做不到。事实上,治愈不是头也不回地摆脱过去,重新追求生活。而是接受自己的软弱,承认遗憾才是占据生活的多数,并且做好准备——即便这一切会伴随我一生,我仍然可以带着这份感受平静地走过。

最佳之三:《月光男孩》

这部准奥斯卡最佳影片,它一出现,就很有冠军气质。

这部影片的主题并不大众。讲述了嗒戎从孩童到青年时期,逐步发现自己的性取向,经外界非议和内心挣扎后,找到真正自我的故事。原著对准了同性恋、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更是拷问了美国文化和黑人文化中的男性形象。原作者说,我们住在美丽的沃土上,但不等于我们就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

这部影片同样出色的还有它的表达方式。在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童年、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后的三段故事,每一段独立成章,由三个年龄不同的黑人演员来扮演主角,分别讲述,最后交织在一起。在最后的那一瞬间,他的人生终于找到了原谅与和解的出口。

最佳之四:《辛普森:美国制造》

这是由ESPN出品的一部纪录片,分为5集,总长达7个半小时。

它讲述的是轰动一时的美国橄榄球辛普森杀人案事件。关于辛普森案件的影视作品并不止一部,但是,纪录片通过重现原始影像资料,进行各方采访的方式,不只是讲故事,来龙去脉,更是讲故事是怎样发生的,探寻那些可能的因果,关于追求名利、媒体影响、司法公正、复仇心理,同时探究美国社会最关注的两个话题:种族和名人。

这样的纪录片比戏剧更加扎实震撼,戏剧的张力永远不及现实。

西洋镜

埃菲尔铁塔或将建玻璃围墙

最近,为了让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在遭到恐怖袭击时得到有效保护,法国巴黎市长办公室表示,计划申请在埃菲尔铁塔周围建造2.5米高的加固玻璃墙,新的玻璃围墙将取代为2016年欧洲杯足球赛事而架设的金属围栏。建设项目还包括改造埃菲尔铁塔周围的通道。如果该玻璃围墙项目获批,将在今年动工,预计耗资2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

2015年11月巴黎遭到恐怖袭击,导致130人死亡,此后巴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2016年7月法国国庆日,在有着“度假天堂”美誉的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当人们正聚集在临海的漫步大道上欣赏国庆焰火时,突然一辆载重卡车冲入大道并对人群进行碾压,导致86人死亡。今年2月初,在巴黎为申办2024年奥运会进行准备的仪式举办前几个小时,一名持刀男子袭击了卢浮宫的士兵,该事件令全世界再次关注巴黎的安全状况,使其申奥蒙上阴影。法国总统奥朗德称,毫无疑问那是一次恐怖主义行为。

主管旅游的巴黎副市长让-弗朗索瓦·马丁斯表示,埃菲尔铁塔是法国最著名的地标,每年到访游客超过600万,加固玻璃墙将



加固玻璃墙将防止个人或车辆冲击铁塔。

防止个人或车辆冲击铁塔。“目前,巴黎仍然面临着极大的恐怖威胁,埃菲尔铁塔等一些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点必须采取特别的安全措施。”马丁斯说,“我们将以加固玻璃墙替换铁塔南面和北面的金属围栏,不会阻挡参观者欣赏铁塔的视线。这个计划有三个目标,分别是改善景观、让游客更容易登上铁塔以及加强对参观者和工作人员的保护。”

印度议员提案控制婚礼花费

在3月即将举办的印度议会期间,印度一名议员兰吉特·兰詹计划提出一项议案,倡议印度民众不要再花费那么多钱在婚礼上。这位来自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议员,希望这项提案能够有利于控制当前印度人过多的婚礼花费。

这项提案如果顺利成为法律,它将要求印度每户在婚礼上花费超过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51500元)的家庭,将其中10%的花费捐给政府一项特别基金。这些募集来的资金将用于帮助贫困家庭支付婚礼费用。该提案同时希望政府能有“限制参加婚礼的宾客人数和菜单”,以防止食物浪费。

在印度,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每天连一日三餐都吃不上,他们还要负担儿女的婚礼费用。”兰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并没有详细说明应如何监管婚礼花费,但她的一位发言人称“警察和其他官员”应当执行相关法规。

在印度,婚礼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每年举行的婚礼约达1000万场。在印度,父母提前几十年为孩子婚礼存钱的现象非常普遍。印度婚礼通常要持续多天,场面非常铺张,婚礼花费折合人民币几万元,甚至几百万、上千万元。婚礼邀请的宾客多达几百人,有时甚至数千人。很



在印度,婚礼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多富裕家庭更是舍得在婚礼上砸钱。去年11月,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一位矿业巨头为女儿的婚礼不惜重金打造了一支庞大奢华的巴西桑巴舞者和保镖队伍。

“真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花了这么多钱,一顿午饭就能花掉2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0.6万元)。”兰詹表示,其实,在印度,很多中等收入家庭并没有那么多钱,他们仅仅是因为社会风气的压力而觉得有必要追求大场面。(艾林整理)